

佳节词话 王同举

一元复始迎新来



(清)吴昌硕画《岁朝清供图》。资料图

岁序常易，华章日新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，我们迎来了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节日——元旦。

据《说文解字》注解：“元者，始也；旦者，明也。”“元”象征起始、根源，而“旦”则代表明亮、破晓。二者相合，“元旦”便是每年的第一个清晨，寓意新的开端、新的希望。

元旦日期的确定历经变迁。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旦，商朝定于十二月初一，周朝则是十一月初一，直至汉武帝时期，才将正月初一正式确立为元旦，此后历代相沿。辛亥革命成功后，引入公历纪年，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，而农历正月初一则改称春节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将元旦作为法定节日，元旦成了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新起点标识。

古时元旦，从宫廷到民间，皆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

据《汉官仪》和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等书记载，汉制规定，每年元旦，群臣都要朝贺，称为“正朝”，宫内大摆筵席，君臣饮宴。自魏晋至唐，元旦朝贺、群臣饮宴成为定制。三国曹植在《元会》中描写元旦宴饮：“初岁元祚，吉日惟良。乃为嘉会，宴此高堂。”

民间的庆祝活动更是丰富多样。《梦粱录》有载：“正月朔日，谓之元旦，……士夫皆交相贺，细民男女亦皆鲜衣，往来拜节。街坊以食物、动使、冠梳、领袜、缎匹、花朵、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。不论贫富，游玩琳宫梵宇，竟日不绝。家家炊宴，笑语喧嘩。”该文从不同社会阶层的活动、墟市的热闹氛围以及宴饮习俗等多个角度，展现出了元旦期间的社会生活风貌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的记载也颇富情趣：“正月一日，是三元之日也。于是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，进椒柏酒，饮桃汤，进屠苏酒，胶牙饧，下五辛盘……”可见，饮屠苏酒、吃五辛盘都是传统元旦习俗。

饮屠苏酒不仅有驱邪避瘟之意，更传承了尊老爱幼、长幼有序的传统美德。苏辙在《除日》中写道：“年年最后饮屠苏，不觉年来七十余。”

魏晋时将大蒜、小蒜、韭菜、芸苔、胡荽称为五辛，吴晋周处的《风土记》中就有“元日造五辛盘”的记载。唐代孙思邈在《食忌》中说：“正月之节，食五辛以辟疠气。”吃五辛盘，意在散发五脏之气，通过食物来调养身体，以全新的健康状态迎接新年。欢庆佳节之际，诗人们写下诸多

名诗佳句。如王安石的《元日》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生动地展现了元旦时家家户户燃放爆竹、饮屠苏酒的热闹场景。孟浩然的《田家元日》：“昨夜斗回北，今朝岁起东。我年已强仕，无禄尚忧农。桑野就耕父，荷锄随牧童。田家占气候，共说此年丰。”诗句描绘出了一幅古代乡村生活画卷，展现出了人们在新年伊始对生活的美好憧憬，平淡中见真挚，质朴中含深情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别样生活与心境。

元旦这一特殊的日子，联结着过往与未来，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厚重与时代精神的活力。新岁之际，让我们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踏上全新征程，努力书写属于自己与时代的新篇章。固

如歌行板 王德宝

初到北碚(三章)



缙云山。资料图

缙云山

缙云山，平常应该是蓝天白云才能翻阅的秘籍。

穿过缙云山的雨雾和丛林，越过凭风看云的透明路径，我终于找到你。

一位古稀的老人。白发飘飘，长袍拽地。

我没有抬头去打量你。我不敢看你的眼睛。我甚至不敢大声说话，我怕引起你的注意。我怕你一眼看穿我的所有心思和经历，然后侧脸无视。

你是缙云山写出的一阙歌词，已经被北碚的岁月谱写成飘飘仙乐，然后被静静的黛湖深藏在心底。

打开这样一首年代深远的词曲，无法不让俗念满心的我感到敬畏。

我的须发是在山下的世界慢慢变白的。

山下的世界让我慢慢闭上了意气风发的嘴，让我曾经清澈的目光变得浑浊游离，让我本来从容的脚步变得凌乱无序。

站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，我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，到底要去哪里。

闻出来的名字

伙伴不知道从哪里折了一根枝条递给我：“黄金香柳！”

当时骄阳当头，我正在发愁去哪里躲躲，伙伴的举动无疑分散了我的焦躁和烦恼。

对四个字的名字我一向感到头痛，因为太考验我经不起考验的记忆。我的记忆现在如风里的薄雾，一不留神就飘得无踪无影。

我要借助其他的方式对记忆加以巩固。

我把枝条放到鼻子下面，深深地吸了两口。一缕芬芳的气息立即顺着我的鼻道进入我的肺里、心里。这是东升村的味道。也是星光步道的味道。还有东升人的味道。他们唱村歌时自信和满足的神情，也在这样的味道里。

我甚至嗅出了东山日出的声音，看到了村民们在乡村别墅前的田地里劳作的身影。他们的身影被挂在枝藤上的瓜果打量着，呼啸着，像须臾分离的家人。

我还嗅出了雪花的气息。这样的气息属于冬天，属于寒冷，却不属于畏惧。漫山遍野，都是上山的声音、外来的声音，所有的声音都在描绘快乐的样子。

嗅出来的味道越来越浓郁，也让我越来越好奇：神奇的黄金香柳，你到底是誰，生长在哪里？

我在心里悄悄地问，却难以启齿。我害怕同伴嘲笑我开始听人介绍时不认真，观察周围不仔细。

后来乘车离开时，我看到成片成片的大头树，整整齐齐地站在公路两边的坡地里，郁郁葱葱的样子。有人说，那就是黄金香柳。

我嗅出来的这个名字，这时都变成了树，漫山遍野地跑出来送别。

我突然感到有些依依不舍。

从老家过来的水

从老家出来的水，出门就有了自己的名字：嘉陵江。

我听到父母叫过他，船工们叫过他，老家的花草树木都呼唤过它。他回应的声音充满了绿意，波光盈盈。

从小我就看到他在老家的山野里写自己的名字，长长短短的笔画，都落进老家日升月落的日子。那歪歪扭扭的样子，很像我在田字格里练习的那些岁月。

在沙坪坝走下动车，接我们的车马上就载我们向北碚。从长长的隧道里钻出来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。驾车过桥的师傅告诉我们，桥下就是嘉陵江。

我侧头打望，下面横躺着一条水，黄色阔大的身躯，在绵延两岸的绿色里翻滚。似乎这个七月，似乎他经过的北碚，让他心潮起伏，心绪难平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在北碚编辑出版的诗集里，在夜雨淋湿的北碚老城里，在宽广美丽的云汉大道上，在生机勃勃的柳荫乡村，在胜天湖点化的金刀峡，在黄葛树掩映的偏岩古镇，在雄壮巍峨的缙云山上，在被历史反复圈阅的金刚碑……我像一只好奇的鸟儿，一直被一缕熟悉的气味引领着，在北碚的天地里，飞来飞去。

我知道，这缕气味都来自你——嘉陵江。你翻山越岭，从四川来到重庆，名字里始终携带着我川北老家的气息。只是，这些气息被一路的山水添加和修改，到了北碚，已经有了更加丰富的韵味。

北碚的夜晚很安静，安静得像一位坐在嘉陵江边，想晾干自己长发的女子。

在这样的夜晚里，我突然就有了回到老家的感觉。躺在老家的念想里入睡，我的睡眠意外地安宁而又绵长，直到缙云山的晨光，将我轻轻唤醒……固

写食主义 唐凯

多文空心菜

多文空心菜，一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蔬菜。说它平凡，是它像许多蔬菜一样生长在乡村山野、田间地头，说它不平凡，是它能登上大雅之堂：它曾经作为中国的美味佳肴之一，招待过外

宾。至今，它供不应求，成为人们求之不得的美味佳肴，多少人以一尝为快。

多文空心菜的核心产区在海南西北部的临高县多文镇，更具体的位置是多文镇多文岭脚下头神村的山坑田里。多文岭不高，是临高古八景之一，名曰“益岭晴霞”。多文岭地处红土地带，土地肥沃，雨量充沛，岭上树木繁茂，郁郁葱葱。岭下的头神村得益于多文岭的荫庇，泉眼众多，村北边的山坑田边上，一股“突突”喷涌的泉水使山坑田长年处在泉水的浸润之中。山坑田土地肥沃，富含硒元素，又有含多种微量元素的泉水浸润，是种庄稼的好地方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村里人开始在山坑水田里种起了空心菜。水田空心菜和旱地空心菜大不一样，水田空心菜是一条条匍匐于水面上的藤，嫩藤尖菜梗，摘下即为食用菜，主食菜梗，菜梗脆嫩，口感更胜旱地空心菜一筹。而头神村山坑水田的空心菜，又与众不同，细梗，尖头，少叶，炒后菜色始终碧绿，脆嫩，口感特好。就算在信息传播缓慢的过去，经过人们口口相传，多文空心菜的好名声也传遍多文，传遍临高，还传到了海口等城市，越传越远，闻名遐迩。起初，人称“头神空心菜”，后来，因多文岭名气大，头神村又在多文岭下，多文岭地处多文镇境内，最终称作“多文空心菜”。人们传说，明清时期，多文空心菜就成了宫廷贡品。

物以稀为贵，多文空心菜以其美味而又稀少为人们所追捧。多文空心菜的核心产地多文岭下头神村的山坑田，面积少，才那么几十亩的水田，出产的空心菜有限，“粥少僧多”，供不应求，更显得珍贵。有趣的是，多文岭下四周，有众多的村庄，有众多的山坑田，有众多的泉水，有众多的空心菜，但人们一提起多文空心菜，就非指头神村产的空心菜不可。同样都是在泉水充足的山坑田里种植长大，都是藤状植物，都是摘取藤状植物前头的嫩绿部分的菜梗，但是，仔细一看，就是不一样，头神村前那片山坑田产的空心菜很细，往前伸展的嫩绿菜梗细细长长，菜梗上稀稀疏疏地长着细细小小的几片叶，越往前端，叶子越细小，摘下来的嫩梗几乎只见梗不见叶，入锅炒之，色泽碧绿，久置不变，令人食欲大振。而其他的空心菜则多见叶少见梗，入锅炒成菜肴，味道大打折扣，况且，才出锅不久，就已变色，犹如剩菜般模样，令人食欲顿减。之所以大不同，在于头神村前那片山坑田和田头那股大泉水的独特魅力了。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尝试：把头神村前那片山坑田里的空心菜移植别处，长出来的空心菜却变了样，毫无细枝少叶的特性，而变成了粗枝大叶的形状。长相不同，食用效果亦大相径庭，真像古人所说“淮南为橘淮北为枳”，奈何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水土出一方珍品也。固



多文空心菜。资料图